

一辈子的 活法

王 蒙 的 人 生 历 练

王蒙
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一辈子的活法

王蒙的人生历练

王 蒙◎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辈子的活法：王蒙的人生历练/王蒙著. 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
2012.7

ISBN 978-7-5502-0638-0

I. ①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王蒙—自传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5709号

一辈子的活法——王蒙的人生历练

作 者：王 蒙

选题策划：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：徐秀琴

特约编辑：王 安 赵 易

封面设计：舒思捷

版式设计：曾 放

责任校对：卢风保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力扬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08 千字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23.75 印张

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978-7-5502-0638-0

定价：49.8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82894445



2010 年在北京大学讲演。怎么这样高兴？



与巴金（右）、小林
（中）在一起。



与日本作家井上靖（左一）
等在北小街46号院家中。



与铁凝在石家庄。



周巍峙、郁风、黄苗子、王昆、王蒙（从左往右）欢度重阳节。



与诗人余光中（中）等友人在一起。



来吧！



与家人一起，在山村的家门口。



与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满又见面了。

写在前面

在回首往事七十七年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叫做“活法”。

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。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器。我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，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。有时候形势的波谲云诡令人晕眩，有时候祸福的说变就变，叫人以为是进入了荒诞的梦境、是在开国际玩笑。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，还有世界的风云激荡，我毕竟访问过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我感受了呵护的幸运与“贵人”的照拂。我也领教了嫉恨者明枪暗箭的无所不用其极：他们好累！

然而这些只能叫遭遇，只能叫命运，只能叫机缘，只能叫赶上点儿了，这仍然不是活法，不是你老王某某人的笑声与热泪，不是你老王的绝门儿与绝活儿。遭遇是外在的，而活法全在自身的选择。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，这是遭遇，而“回也不改其乐”，这是活法。本来是习惯性满分与第一名的好学生，一心要飞蛾扑火般地献身革命。少年得志地当着当着团委的小领导，一下子着了文学创作的迷。骤得大名后紧接着是一个“倒栽葱”。住进了高等学校的新房室突然决心全家迁徙新疆。官至“尚书”了却坚决回到写字台前。十七岁的时候被人认为是三十岁，而七十六岁了仍然在大海一游就是一公里。这是活法，这是个性，这是屡败屡胜的不二法门。

我的活法积极而且正面，我常常充满信心，对自己也对环境。我常常按捺不住自己的笑意。我常常想“笑场”。我的挫折与悲观是我积极与正面的起跑线。一个经历过如许的挫折与悲观的人，结果摒弃了的是不切实际，获得的是且战且进的一步一个脚印，是干脆没有什么胜负，而只有缤纷与趣味的经验。能够不是这样吗？

我参加了那么多，掺和了那么多，我与闻其盛，有份其荣辱正误利害。我

为此冒了不知多少次傻气，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。不知我者谓我聪明绝顶，知我者为我的傻气洋溢而摇头。善哉！

又不仅仅是参与者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观察、欣赏、思考与反省，也有痛惜、怀念、欣慰与几滴混浊的泪。

而且一辈子不断地更换着我的活法。对于生活与活法，我贪！

看、听、历、感，并且参与了那么多事儿以后，你应该记住，你应该珍惜。你的记忆与思考将会多少延续着你的活法，直到你不在场了，不能看、听、历、感了，但还在记忆着与反刍着、重温着与消化着你的活力与活法。

二〇〇六至二〇〇八年，我出版了自传三部曲《半生多事》、《大块文章》与《九命七羊》，不少境内外的出版社希望我能将它们压缩一下，能精炼成一本书，同时也希望我有些地方把话说得再明朗些、爽快些，也最好多说一点活法，少谈一点专门的文学。好的，这次我打算这么做。同时，除了自传以外，就是说除了写自己以外，也许我更有义务写写我的见闻，写一段可以说是那样光怪陆离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。

于是，就出现了《一辈子的活法——王蒙的人生历练》和另外一部见证历史的书（书名暂时保密）。那些过往的年代，大人物们常常说：革命时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。那么反思与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呢，是一天至少等于一天，结结实实的一天。结结实实的那么多天过去了，我应该给读者一点新的有所不同的私人版的在场纪盛。这里的在场比参与更重要，原因大多不是我不愿意参与或者我是明智地选择了不那么参与，而是我屡屡无法参与，但我仍然在场，抱着参与却又是随时不那么参与的心情在场。

我从小就欣赏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里的提法：能够入乎其内，也能够出乎其外。

现在有了敦煌学、红学、故宫学，还有聪明学……了，要不来它一个活法学？

王蒙

干活吃饭（1934—1979）

1. 昨天并不遥远 / 003
2. 精彩得如此荒唐 / 008
3. 我要革命 / 013
4. 失落了的童年 / 018
5. 冬天里的春天 / 023
6. 秋天是怎样发现的 / 028
7. 我的阳光底色 / 033
8. 十九岁的初恋 / 038
9. 啊，作家！ / 043
10.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/ 048
11. 大起大落 / 053
12. 新的一页 / 058
13. 悲剧成了闹剧 / 062
14. 又不行啦 / 067
15. 日子 / 072
16. 风声渐紧 / 077
17. 咸鱼翻身的尝试：干脆去新疆 / 082
18. 喀什噶尔与叶尔羌 / 087
19. 王蒙的生活永远是新奇的 / 092

- 20. 在生产队里 / 096
- 21. 再走远一点吧 / 101
- 22. 学习——我的不可剥夺的看家本事 / 106
- 23. 干活吃饭 / 111
- 24. 农村的纵横捭阖 / 116
- 25. 边城“文革”纪景 / 121
- 26. 别有洞天非人间 / 126
- 27. 或有忧思未敢言 / 131
- 28. 干校纪趣 / 136
- 29. 告别伊犁 / 141
- 30. 游泳与写作 / 146
- 31. 啊，毛主席 / 151

仅仅差一厘米（1979—1987）

- 32. 又好起来了，是真的吗 / 159
- 33. 人的一生需要两次 / 163
- 34. 突然享受了北戴河 / 167
- 35. 春风处处来 / 170
- 36. 二十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 / 174
- 37. 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/ 178
- 38. 文坛一瞥话清明 / 182
- 39. 四次文代会 / 187
- 40. 那一段时光叫“井喷” / 192
- 41. 哈哈哈哈哈 / 196
- 42. 一个时期正在过去，新时期正在到来 / 200
- 43. 美国的枫叶 / 205

- 44. 精神啊，你在哪里 / 210
- 45. 《苦恋》事件 / 215
- 46. 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 / 219
- 47. 糊里糊涂就批上了 / 224
- 48. 仅仅差一厘米，面貌全不一样 / 229
- 49. 中央委员会 / 233
- 50. 清明的心弦 / 237
- 51. 难忘的一九八四 / 241
- 52. 谁是白痴，谁是凶神 / 245
- 53. 我只能是王蒙 / 250
- 54. 王蒙当文化部长也算改革一景 / 255
- 55. 我怎么个当部长法 / 260
- 56. 在文化部做事 / 264

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（1987年至今）

- 57. 风雨一九八七 / 271
- 58. 一九八九之春 / 277
- 59. 事非经过不知“乐儿” / 281
- 60. 还是练点活儿吧 / 285
- 61. 自得其乐 / 290
- 62. 冲浪一九九三 / 296
- 63. 不能够留下空白 / 301
- 64. 咱有这样好的师长与朋友 / 305
- 65. 我去台湾 / 310
- 66. 我仍然太幼稚了 / 315
- 67. 我的不识相 / 320

- 68. 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/ 325
- 69. 作协官事化了吗 / 329
- 70. 与人方便、自己方便的幸福生活 / 334
- 71. 你就是海，你就是沙，你就是鱼 / 338
- 72. 山人记趣 / 343
- 73. 教授、博士、海洋大学 / 347
- 74. 世界是多么阔大多么可爱 / 353
- 75. 我在政协 / 359
- 76. 我感动，所以我满意 / 364

干活吃饭

(1934—1979)

■我这七十年经历了许多变革，有一条没有变，人民永远要干活吃饭。在评论拙作《狂欢的季节》的时候，毕淑敏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：（极“左”）政治扭曲了生活，而生活又消解了（极“左”）政治。



1965年，我与芳到伊犁去。摄于天山的枞树林前。那时我很瘦。

1. 昨天并不遥远

我是出生在北京沙滩的，那时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，母亲也在北京上学。大概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，我被父母带回了老家。

我的父亲王锦第提起奶奶抱极尊敬态度。父亲是遗腹子，只见过他的母亲而没有见过他的父亲。

很晚了我才弄清，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，参加过“公车上书”，组织过“天足会”，提倡妇女不缠脚。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。

也是许多年后，我去龙堂的时候，才听乡亲告诉，我家原是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人。后因家中连续死人，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（县城）远、离孟村近的潞灌。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，一个与穆斯林为邻，密切相处，看来都有遗传基因。

一九八四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——潞灌——龙堂。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，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，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，衣裤上破绽露肉，房屋东倒西歪。我从县志上读到当地的地名与人名，赵坨子，李石头……还有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：

羊巴巴蛋，
上脚搓，
俺是你兄弟，
你是俺哥。
打壶酒，
咱俩喝。
喝醉了，

打老婆。

打死（读 sa）老婆怎么过？

有钱的（读 di），

再说个。（王注：家乡人称娶媳妇为说个媳妇）

没（读 mu）钱的，

背上鼓子唱秧歌。

至今，读起这首民谣，我仍然为之怦怦然。这就是我的老家，这就是北方的农村，这就是不太久前的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后人的我们中多数人的生活。

二〇〇五年春节，我与在京的亲属共访龙堂。与二十年前相比，已经是天上地下，我颇感欣慰。

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武而性情暴烈，还是由于性情急躁而习武。家乡人说话嗓门大，像是吵架。家乡人爱骂人，骂得千奇百怪花样翻新，我在《活动变人形》一书中写了一些，使高雅的冰心老人看了不爽。

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，他的堂兄张之万也很有名。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《张之洞》里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：“启沃君心，恪守臣节，厉行新政，不悖旧章”，我为之叫绝称奇。中国吗？深了去啦。

我父亲王锦第，字少峰，又名曰生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他在北大上学时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。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，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，《茶花女》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做“阿蒙”，何先生的命名是“王阿蒙”，父亲去阿存蒙，乃有现名。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“洒”，出自达·芬奇的名画《蒙娜丽莎（洒）》。

北大毕业后，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，三年毕业。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。时间不长，但是他很高级了一段，那时候的一个“职高”校长，比现在强老了鼻子啦。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（实原名大墙缝）的一套两进院落的房子，安装了卫生设备，邀请了中德学会的同事、友人、德国汉学家傅吾康（Wolfgang Franke）来住过。父亲有一个管家，姓程，办事麻利清晰。那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。他并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，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。

这是仅有的一小段“黄金”时代，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园，吃小窝头、芸豆卷、豌豆黄。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；我有记忆。